

平

三個人老

(藝文)

第一五八號

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

三個老人

三十年前，陝西安康縣的東鄉，傳說有三個老人，他們從小到老，都是在一個村裏居住，朝夕相處，有了事，彼此互相幫助，他們的感情很好，像由一個母胞生下來的三個兄弟。——這三個老人，一個姓張，一個姓李，一個姓劉。

說也奇怪，他們三人同一職業，務農，燒窯，賣磚瓦，又同一年齡，都是五十多歲，又同沒有進學堂讀過

書；各人都有一個老婆，都沒有一個兒女。

他們三人因爲作事勤勞，生活節儉，彼此又能互相幫助，所以他們的家財很是富有，差不多每家都有兩頃田地。

他們三人雖然職業，年齡，家產都相同，所遭的際遇也相同，可是他們三人心裏所想的辦法却不同了！

姓張的老人常常感覺自己年已半百，膝下乏嗣，將來不能不想辦法，於是這年春天，他花了百兩銀子，託人

在別一村裏，娶了一個三十多歲的寡婦，接到家裏，滿心希望她給他生下一個肥胖的孩子。

姓李的老人，常常也是很想得個孩子，可是他心裏以爲『前世無陰德，今生便絕後』。所以他的辦法是求神許愿，廣捨布施，想神靈給他賜一個兒女。

姓劉的老人，心裏常常也是很想得個孩子，不過他心裏所想的辦法，却與姓張的老人和姓李的老人大大的不同！在他心裏以爲沒兒女是一件苦事，有了兒女更是一件苦事，因爲有兒女，必須要教養！……自己幼年家道

貧寒，沒有讀書，實是一件恨事；現在既沒兒女，何妨把自己的家產，來幫助有兒女沒錢財的人家讀書。他於是以後對於本村裏凡有兒女無力上學的，便出錢幫助。他的辦法是：多幫助幾個貧窮子弟讀了書，便可以安慰他沒兒沒女的老人心懷。

十年以後，三個老人都到了六十歲的年齡了！

在過去十年中，姓張的老人，不知給他新娶的老婆吃了多少種的藥品！姓李的老人，也不知在神廟裏燒了多

少香！姓劉的老人，更不知用了多少錢幫助窮人子弟由學校裏畢了業！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十年的時間，轉眼便到，他們三人依然沒有兒女。可是姓劉的老人，幫助窮人子弟讀書，已經在小學畢業的有百十個人，由中學畢業的有二十餘人了！

有一天晚上，是姓劉的老人的生日，姓張的老人和姓李的老人都去賀壽。在他們每年的習慣，凡遇到各人的

生日，三個人是不約而同的要坐在一起喝酒。這一次是姓劉的老人生日，於是三個人，又坐在一起開懷暢飲。

桌上擺着肥美的鷄鴨和新鮮的魚肉，三個人一壺一壺的喝着；明亮的蠟燭照着他們三人的雪一般的白髮，和胭脂色的醉臉。

他們手上端着酒杯，臉上露着微笑，在燭光之下，各談心事。

姓張的老人先說道：「古語云，『有子萬事足。』我們家產雖然很多，膝下却是空空，想起我們哥兒三的將

來，真是一件恨事啊！』

『唉，不能想！』姓李的老人，很長聲的歎了一口氣。

姓劉的老人，沒有發言，也沒有歎氣，却把頭抬起，望着屋頂上的樓板，心裏好像在想什麼。

當這時候，室中冷靜了半天，他們三人散了席，分頭坐下。

『關於我們百年以後的事情，我多時就想和你們談一下，今天既然提到，何妨就把各人所想的辦法說說，』姓劉的老人開首先這樣說。

下。

『那好極了！』姓李的老人臉上帶着笑，把頭點了一下。

姓張的老人說道：『我的辦法早想好了，我想把我們遠三房的第二個孩子給我過繼，不過這個辦法，可惜你們兩位在這裡是單門獨戶，沒有宗族，是不能做的。』

姓李的老人說道：『我的辦法也想好了，却與張大哥不同，我覺得凡事都是命運，不能強求，我既沒兒女，我想把家產捐給廟裏，供奉菩薩。』

姓劉的老人說道：『我的辦法也想好了，與你們兩位

更是不同，我覺得有兒女必須有教育，我既沒兒女，我想不如把家產全幫助窮人的子弟讀書。』

三個老人各叙心事以後，於是分頭而散。

過了沒有幾天，三個老人就開始實行各人的辦法：

姓張的老人，把本族遠三房第二個兒子過了繼，立嗣單的那天，他家張燈結綵，親友道賀，從午前一直熱鬧到午後，那個新過繼的兒子，有十四歲上下，穿着嶄新的衣裳，當着大眾向他老夫婦磕了三個頭。

姓李的老人，把自己的家產提出三分之二，送到城內大佛寺，上了功德簿，當他把田產的文契送到大佛寺的時候，大佛寺的長老和一百和尚還給他念了十天消災免罪的功德經。

姓劉的老人，把自己家產提出一部分養老金以外，所餘的完全捐給本縣的教育會，成立了五個小學校，教育會於是把他熱心捐資興學的情形，刻了一篇很詳細的序文在石碑上，分立在這五個小學裏邊。

三個老人，過了兩年光景，便都相繼去世。

三個老人死後的第十五年：

姓張的老人那個過繼的兒子，因為家裏無人管教，便在本村結交了幾個飄游浪蕩的壞朋友，終日不幹正事，三個成羣，四個結黨，不是打牌，便是喝酒，宿娼也幹，抽大煙也幹，完全成了本地的一個新光棍不到三年，姓張的老人辛辛苦苦所掙的產業，已被他賣完了。

城裏邊大佛寺那一百個和尚，當管寺的長老在世的時

候，他們表面上倒還規矩，暗地裏却是『吃喝嫖賭』。自
管寺的長老前半年死了以後，他們便成了沒王的蜂，任
意胡爲，把廟產賣了一大半，以前那姓李的老人所捐的
產業，也被他們瓜分完了。

唯有那姓劉的老人生前所捐的產業，成立的那五個小
學，還依然存在，畢業的學生，有人算了一下，已有三
千多人，有十幾個在社會上有名的太人物，也是由這五
個小學畢業的。

現在每年到了清明時節，便看見安康縣的許多小學生，一隊一隊的步伐整齊，喊着一二三四，去到劉老人的墳前。

姓劉的老人的墳地，係在東村的南頭，幾十顆垂枝的柳樹，圍繞着中間的圓墓。

離墓前三尺多遠，栽着許多金燦燦的小黃花的當中，立了一塊四角尖頂形的白石碑，刻着九個大字：

『義士劉洪春先生之墓。』

許多小學生很整齊地立了十幾排，向着劉老人的墳墓，

很恭敬地深深地鞠了三個躬。

——這許多小學生，都好像是他的兒女！

到現在已經有五十多年了，每年到清明時節，學生到劉老人墳上去行禮，總是一樣。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

初版

三個老人（一冊）

定價大洋二分五釐

編著者

周

自

鳴

校訂者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平民文學會部

出版者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定縣實驗區

印刷者

臨華印書局

實用
翻印
必究

發行者

北平石駱馬大街二十一號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及定縣城內考棚

